



香港鼓樂家傳承絳州鼓樂

# 梁正傑：燃赤子之心 煉鼓聲故事

赤子之心，煉歷艱辛。談起赤煉鼓樂團的創辦經過，梁正傑提到了「赤煉」背後的含義：像是內心擁有一團火的、有夢想的年輕人，追求夢想都要經歷極為艱辛的磨煉。而鼓聲除了振奮人心，凝聚力量，更是聯繫心靈的橋樑，不僅可以幫助他人自我成長，更能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傳遞能量。

## 香港少年遇上山西鼓

和很多成長中的少年一樣，少時的梁正傑自認十分活潑好動，興趣容易來回變換，直到中學四年級時，第一次接觸到打擊樂，他感覺自己靈魂的某處開關被打開了。「坦白說在學鼓之前，我感覺自己沒有什麼目標。」而打鼓這件事，卻讓少年梁正傑的恒心與韌性充分釋放出來。



●學員在練習鼓樂。

他回憶，當時幾乎每天中午吃飯時間和放學之後都在自己練習打鼓基本功，一連三四個小時都不覺得累，甚至興奮到肌肉拉傷。有時候學校其他團隊要用音樂室，他就把鼓推到走廊上，「很熱，全身濕透還是要練。」音樂教室的老師一度好奇怎麼梁正傑「這麼吵，每天都在打」。

「也要感謝當時我遇到了恩師周展彤老師。」對於在任何領域內頗有興趣的年輕人來說，得以早遇明師都是一種幸運。現為香港小交響樂團打擊樂首席的周展彤給予了當時的梁正傑專業上的引領，「周老師不僅在打擊樂方面的專業造詣深厚，還深刻地引導了我的興趣。」原本在學業上不甚有熱情的梁正傑也愈發努力，有了走專業化道路的想法，「當時就想我一定要努力考上香港演藝學院。」



●長者在練習鼓樂中。

考取香港演藝學院的過程還算順利，他還記得在考試時他打了一首《龍騰虎躍》，並且自我感覺極好，然而進入專業殿堂後的第一堂專業課，才讓梁正傑看清他選擇的這條路究竟意味著什麼：「進入演藝學院的第一堂課我就徹底崩潰了。」梁正傑發現，自己不僅是班裏最小的學生，還是起步最慢、最晚的學生。「同年級其他同學從小就學，而我是中學才開始，音樂感比別人差很遠。」

專業的世界裏，來不得半點虛假。基本功不穩只能練，樂感不好只能磨。作為專業初學者的梁正傑「一邊被罵、一邊成長」，但正是這段有些酸澀的經歷，讓他明白了中國打擊樂的博大精深，鼓樂不是只是敲準節奏，更要講究音色與整個樂隊的配合，而後才能談藝術性。

真正改變梁正傑藝術軌跡的，是2003年的一場演出。那年，正

值沙土襲來，在香港急需重振士氣的情勢下，香港中樂團創辦「香港鼓樂節」。透過互動參與、鼓樂比賽及音樂會等，為市民打氣，其中邀請到的一隻隊伍就是山西絳州鼓樂團。在那場演出現場，梁正傑徹底被震撼了。「我第一次感受到怎麼用鼓樂可以表達故事情節。」他提到，絳州鼓樂的獨特魅力就在於其完全不需要其他樂器伴奏，僅憑鼓手的手法和肢體動作就能講故事。「絳州鼓樂的特別強項就是表現畫面感，鼓手的身體動作、肢體語言都融入了表達。」

這種「花敲干打」的形式與強大的「說故事」能力，讓梁正傑發現了自己學習專業以來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他小時候唱歌拿獎，擅長用歌聲表達情感，但打了多年鼓之後卻陷入瓶頸：「總是只能打得熱鬧，更深層的情感表達不出來。」絳州鼓樂「用鼓來說故事」的特質，恰好激活了他。「我的理解就是，我要用鼓來說話，把我的說話融合到鼓聲裏，這是最難的點，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 尋根古絳州

絳州鼓樂的發源地古絳州即今天的山西省新絳縣，距離香港的直線距離近1,500公里。兩地風土不同，文化有差，要想在香港打好絳州鼓，一定離不開起源地進行采風。2010年，梁正傑第一次帶領30多人去了新絳縣，那是一次文化上的「回鄉」，也是一次身體上的考驗。梁正傑笑說，「很辛苦，飲食習慣完全不一樣，而且沒有冷氣，我們在室外，穿著背心短褲拖鞋曬著太陽練，這對香港人來說很艱苦。」在那裏，梁正傑和學員們第一次學到了純正的絳州鼓樂《秦王點兵》。他注意到，絳州鼓的鑼鼓點是用當地話唱出來的節奏，廣東話唱出來就不那麼準確。但正是這種實地經歷，讓學生們對鼓樂有了更深的感受。「你不去那個地方，根本學不到那個鼓。你要感受當地的風土人情，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打。」

2019年8月8日，為表彰梁正傑以及團隊對於傳承、發揚絳州鼓樂的努力，絳州鼓樂團正式認證赤煉鼓樂團為「傳承示範基地」，梁正傑本人則被認證為「絳州鼓樂香港傳承大使」。這意味著，一支由香港人組成的鼓樂團，成為了這項國家級非遺在內地以外唯一的傳承團隊。

## 傳承非遺「敲響」希望

2007年，梁正傑在小學交流時發現，不少對鼓樂有興趣的小朋友在升入中學後都不大有機會再打鼓，他萌生了創立一個專業鼓團，為各類愛好者提供一個穩定學習、訓練的場所的想法，這也是「赤煉」的誕生背景。但在香港辦樂團實在不易，且中華

地動山搖，聞聲十里，上千種技法，用鼓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這是有千年歷史的絳州鼓樂的最大特點。這一扎根於山西鄉土的藝術形式，曾多次走出國門，並於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而在距離古絳州一千多公里外的香港，亦有一群人滿懷對鼓樂的熱愛，用自己的方式學習、精進、傳承絳州鼓樂的氣韻與精神。

梁正傑便是香港目前少有的絳州鼓樂演奏家，從中學時期第一次接觸到「鼓」，到後來自發創辦赤煉鼓樂團、深入基層一線教學，再到被山西絳州鼓樂藝術團授予「絳州鼓樂香港傳承大使」榮譽，他以鼓槌為號，敲響了在香港傳承非遺、弘揚絳州鼓樂的行進樂。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 圖：受訪者供圖



●梁正傑（左二）和學員們在一起。

大鼓類型多樣，無論是器材存放和訓練，都對場地空間有一定要求，這意味著一筆不小的運營成本，「所以我都努力地工作，我會去教不同的團體，包括接各類演出，以維持樂團的運轉。」

舞台之外，梁正傑還把鼓聲帶進了香港的中小學校園以及特殊學校。和其他樂器不同，打鼓的動作本身涵蓋一定的肢體訓練，因而對於不少特殊人群來說都是很好的鍛煉方式。在一間特殊學校，梁正傑曾經教一位坐輪椅的學生打鼓，「最初他手不協調，是無法完全舉起來的，我鼓勵他，只要能動手就能敲響。」令梁正傑沒想到的是，為了把鼓「敲響」，這位特殊的學生竟燃起了鬥志，「他從完全不能舉手，到後來為了打鼓，不斷練習，他竟克服了不可能的事情，終於能舉手了！」這件事給了梁正傑莫大的觸動，他看到了打鼓這件事給特殊人群帶來的「希望」，打鼓切實改善了他們的精神和生活狀態。「打鼓這件事可以讓他們鍛煉和創造，他們會知道自己不是只能坐在輪椅上，他們還可以做到很多想不到的事。」2025年暑假，他更是帶著20多位長者和輪椅人士一同前往山西做鼓樂交流。這些實踐也更讓他相信，鼓樂的社會功能遠不只限於藝術欣賞。

傳統藝術的生命力在於文化的獨特性

社會文化是藝術生長、發展的土壤，要學好藝術，必須深刻地理解在地文化。每次教學生《牛鬥虎》時，梁正傑都會親自示範，並且講解每一個動作之下的心理活動。為什麼有這樣的動作？背後的情緒是什麼？這些追問，能讓年輕一代主動走近這段悠久的歷史，理解究竟什麼是祖國文化。他說，「現在學生習慣看手機、用AI，很多都是閉塞的，不善於表達自己。讓他們做誇張動作，他們會覺得搞笑，但一旦他們理解背後的故事和情緒，動作就自然了。」絳州鼓樂中的許多經典曲目如《牛鬥虎》《秦王點兵》《老鼠娶親》都是典型的「標題音樂」，並非依靠單一的音樂邏輯延展，而強調在明確的標題和故事背景下呈現「畫面感」，「《牛鬥虎》我現在每次演還有新體會，思想在變，對故事的理解、配合都在變，不一定是進步，但一定有變化。」這種常演常新的狀態，正是傳統藝術生命力的證明。

在梁正傑看來，絳州鼓樂更像是一個「點」，由「點」擴散開來，可以帶香港人多了解中華文化。科技橫流下，梁正傑對「創新」二字更加警惕，「有些人為了創新走過頭，變成不太像絳州鼓樂。」他認為，傳統藝術的魅力正在於其文化上的獨特性，「所以我們一直努力做好自己，等一個機會把絳州鼓樂帶到世界舞台上。」他相信，在樂團以及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在傳承和發揚絳州鼓樂的路上，香港還會有更多優秀的後來者。

註：想了解更多梁正傑的鼓樂故事，請留意6月22日晚上9時30分港台電視31《香港故事：聲音導航》。

# 周熙傑：用一根指揮棒 串起幾代人的武俠天涯

他出生於馬來西亞，祖籍海南，在美國念過計算機，卻最終站上了香港中樂團的指揮台。他叫周熙傑，香港中樂團助理藝術總監兼常任指揮。早前，他執棒的《俠跡天涯》音樂會，讓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裏響起了《闖將令》《小刀會》序曲，也響起了顧嘉輝的《鐵血丹心》《笑傲江湖》——那些曾陪伴幾代人長大的旋律，在他的指揮棒下——復活。

## 《功夫》往事

初入排練廳，周熙傑正揮棒指揮一曲《闖將令》。這首寫於1959年的內地作品，半個多世紀後被港產電影廣泛引用，最著名的當屬周星馳的《功夫》。「你在《功夫》裏聽到的所有民樂配樂，都是我們演奏的。」周熙傑回憶，22年前，周星馳帶著已選定的曲目找到香港中樂團。「他不想用現成的音樂文件，希望能由更專業的樂團重新呈現。」不僅如此，中樂團更與創作團隊一同構思了多段原創配樂，包括豬籠城寨三大高手對決「天殘地缺」的經典場面。周熙傑還笑着透露一個排練趣聞：「當時苦力強人頭落地的畫面，難住了古琴樂手——要如何營造那種緊張感？我說，你就不停地掃弦，人頭落地前一剎那，突然刹住、停下來。這種突如其來的留白，比任何音符都恐怖。」古琴樂手照做了。那一秒的寂

靜，成了銀幕上最滲入骨髓的寒意。

## 當《小刀會》遇見江湖

《俠跡天涯》音樂會選取了《小刀會》《闖將令》《東海漁歌》等耳熟能詳的曲目。周熙傑指出，這些作品創作之初本與武俠無關。《闖將令》歌頌的是新中國的建設熱情；《東海漁歌》描寫漁民與驚濤駭浪搏鬥後豐收的故事；《小刀會》講述的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抗爭。然而，正是其中「堅韌」、「奮進」與「邪不勝正」的精神氣質，與武俠片的內核不謀而合。

談及《俠跡天涯》定名初衷，周熙傑表示，港產武俠作品陪伴數代人成長，「俠跡」與「天涯」則勾勒出武俠情懷在人生裏留下的軌跡，「希望透過海內外共通的俠義精神，在展示俠骨柔情的同時，讓聽眾走過一段值得回味的沉浸式旅程。」

周熙傑認為，這些曲目對於不同的聽眾有着不同的意義，雖然作為指揮家，他自身理應了解所有曲目的創作背景，但對於聽者而言，無論是充分學習後才去欣賞，還是在「零基礎」的情況下純粹地聆聽聽律，都是不錯的音樂欣賞方式。

## 民樂是「新」的藝術

周熙傑是馬來西亞華人，自幼生活在多語言環



●周熙傑和樂團一起排練《闖將令》。 受訪者供圖

境，熟悉港產武俠和功夫電影，亦鍾愛民樂藝術。在他看來，今天大家接觸到的民樂以及民樂團的表演形式，其實是一門「新」的藝術。

「與西方古典樂、管弦樂發展了三四百年相比，我們的民樂團從1920年大同樂會建立開始算，也不過106年。」周熙傑認為，民樂的發展有兩大優勢，一是剛才提到的「新」，即可以大膽嘗試表現形式。但更關鍵的是孕育民樂的中國歷史文化土壤。周熙傑說：「無論時間維度還是地理維度，中國文化有太多太多可以挖的寶了。」

面對業內「民樂團模仿西方管弦樂團」的質疑，他打了個生動的比方：「不能因為西方發明了油車，我們就不能探索電動車。難道要我們回去坐馬車？」他說，「根植於中國文化的民樂藝術，除了



●周熙傑（中）和樂團一起演出。 受訪者供圖

是民族性的表達，也應當成為世界性的語言，香港正是向全世界展示民樂藝術的絕佳窗口。」

實際上，香港中樂團一直在嘗試民樂藝術的創新，常進行跨界合作，包括邀請流行音樂歌手重新編排曲目，甚至打造科技感十足的演出活動。周熙傑透露，在執棒《俠跡天涯》音樂會後，今年暑期他將帶領樂團再次呈現《今宵多珍重——深愛着你》主題音樂會，利用全息影像等技術，重現陳百強的舞台風采。

周熙傑表示，無論演出採取什麼樣的表現形式和技術手段，最終都是希望促成藝術表演者與觀眾的雙向互動，他呼籲大家多走進音樂廳，現場感受藝術帶來的獨特溫度。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通訊員 黃穗